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——著
莫昕——译

岁月（下）

The Years

Virginia Woolf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http://www.hustp.com

伍尔夫作品集

The Years

Virginia Woolf

岁月（下）

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———著

莫昕———译

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

http://www.hustp.com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岁月：上下 /（英）弗吉尼亚·伍尔夫著；莫昕译 . -- 武汉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，2020.10
（伍尔夫作品集）
ISBN 978-7-5680-6553-5

Ⅰ . ①岁… Ⅱ . ①弗… ②莫… Ⅲ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Ⅳ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156433 号

岁月：上下 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 著
Suiyue:Shangxia 莫昕 译

策划编辑：刘晚成
责任编辑：田金麟
责任校对：曾 婷
责任监印：朱 玢
装帧设计：璞茜设计 2815932450@qq.com
出版发行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（中国·武汉） 电话：（027）81321913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：430223
印 刷：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：19.625
字 数：317 千字
版 次：202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：69.80 元（全 2 册）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：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265 1911年
297 1913年
311 1914年
389 1917年
421 1918年
427 现在

1911 年

太阳正在升起。它缓缓地爬上了地平线，抖落出一片光辉。可这天空太广袤了，万里无云，要洒满阳光需要些时间。渐渐地，渐渐地，云朵变成蓝色，森林里树叶开始发光，树下一朵花在闪光，野兽们的眼睛——老虎、猴子、鸟儿，都在闪光。慢慢地，整个世界从昏暗中出现。大海就像一条巨大无比的鱼，不计其数的鱼鳞闪着金光。阳光照到了法国南部犁沟条条的葡萄园，小葡萄藤变成紫色和黄色；阳光穿过白墙上百叶窗的一条条缝隙。玛吉站在窗前，看着下面的庭院，看到丈夫的书被顶上葡萄藤的阴影分割成一道一道；他身边立着的镜子也发着黄光。干活的农民的号子声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。

阳光穿过英吉利海峡，徒劳地拍击在如厚毯子般的海雾上。光线缓慢地渗入伦敦上空的薄雾，照在国会广场的雕像上，照在旗帜飘扬的白金汉宫上，而国王身上

盖着蓝白米字旗，躺在弗洛格摩尔宫的墓室里。天气比往日更热。马儿从水槽里喝水，鼻子嘶嘶地喷着气；它们的蹄子踢踏着，把乡村大道上的路脊踩得如石灰一般又硬又脆。山火撕开荒野，在身后留下烧焦的枝条。正值八月，是度假的季节。宏伟的火车站的球形玻璃屋顶熠熠生辉。旅行者们跟着推旅行箱的行李搬运工，手里牵着狗，眼睛盯着黄色圆钟的指针。在所有的车站里，火车都准备好了向目的地挺进，穿过英格兰，向北部，向南部，向西部进发。列车长举着手站着，这时候手里的旗子往下一挥，茶水锅炉一滑而过。火车摇摆着出发了，穿过修着柏油小径的公园，经过工厂，开进空旷的原野。桥上站着钓鱼的人抬头看着，马儿慢跑着，女人们走到门口，手遮着眼远眺着；火车烟囱冒出的烟，飘过玉米地，一个个大圆环飘落下来，罩到了树上。它们轰隆隆一直前行。

在维特灵的站场上，钦纳里太太的旧马车在等着。火车晚点了，天气很热。花匠威廉坐在箱子上，穿着浅黄色外套，纽扣是镀铜的，正挥手赶着苍蝇。苍蝇很是

烦人，在马儿们的耳朵后面聚在一起，褐色的一堆一堆。他挥舞着马鞭，老母马踏着蹄子，摇着耳朵，苍蝇又聚集起来了。天太热了。炙热的太阳晒着站场，晒着推车和等着火车的出租马车、二轮小马车。终于信号发出了，一股烟吹过了篱笆，不一会儿人流就涌入了站场，其中就有帕吉特小姐，手里拿着包和一把白伞。威廉碰了碰他的帽子。

“对不起，晚点了。”埃莉诺对他笑着说。她认识他，她每年都来。

她把包放在座位上，往后坐在了白伞的阴影下。车厢里的皮座面在她背后发烫，太热了，比托莱多还热。他们转进了高街，热度似乎令一切都昏昏欲睡、寂静无声。宽阔的街道上满是行李和推车，缰绳空悬着，马儿也垂着头。见过了国外集市的喧闹，这里显得多么安静！穿长筒靴的男人们靠墙站着，商铺里拉开了遮阳篷，人行道上一条条的阴影。他们要去取包裹。在鱼贩的店铺他们停了停，递给了他们一个湿湿的白包。在五金铺他们停了停，威廉拿回了一把长柄大镰刀。到药铺他们也停下了，

不过这次得等着，因为药剂还没有配好。

埃莉诺坐在后面白伞的阴影下。空气似乎都因为热而嗡嗡作响。空气里似乎散发着肥皂和化学制品的气味。英国人真是洗得干净啊，她看着药铺橱窗里黄色、绿色、粉色的肥皂，心想。在西班牙，她几乎没怎么洗过，她就站在瓜达基维尔河边干燥的白石头上，用手帕把自己擦干。在西班牙，所有东西都被烤得皱巴巴的。但这里——她朝高街看去，每一家店里都摆满了蔬菜、发亮的银鱼、黄爪子嫩胸脯的小鸡、水桶、耙子和手推车。人们也那么友好！

她注意到人们总是碰碰帽子、握握手，就在马路中间停下说着话。这时药剂师出来了，拿着一个薄纸包着的大瓶子。瓶子被收到了镰刀下面。

“今年的蠓虫很厉害吗，威廉？”她认出了药瓶，问道。

“太糟了，小姐，太糟糕了。”他碰了碰帽子，说。她知道他的意思，自女王登基五十周年以来第一次这么严重的大旱，不过他的口音、单调的语气，还有多赛特郡

特有的说话韵律，让人听不清他说的话。他挥着马鞭，他们继续走着，走过集市的路口，走过红墙带拱门的市政厅，走过一条满是弓形窗的 18 世纪房屋的街道，那是医生们和律师们的住宅；走过池塘，池边的白柱子间牵着链条，一匹马正在那儿喝水；接着走进了原野。道路上铺满柔软的白灰，树篱上挂着铁线莲编成的花环，似乎也满是尘土。老马渐渐开始机械地稳稳地慢跑起来，埃莉诺靠坐在白伞下面。

每年夏天她都会到莫里斯的岳母家看他。算来已经有七八趟了，但今年不同。今年一切都不同了。父亲过世了，房子关了，她此时和哪里都没联系了。在发烫的街巷中颠簸地穿行着，她昏昏欲睡地想着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在那儿住下吗？她经过一条街当中一栋看上去非常体面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别墅，心里想着。不，不能住在乡村，她想；他们慢慢摇摆着穿过乡村。那边的房子怎么样，她看着树丛间一座带阳台的房子。接着她又想到，我会变成一个拿着剪刀剪下鲜花，一家家村舍去敲门的白发老太太。她不想去一家家村舍敲门。而那个牧师——一个牧

师正骑着自行车上坡——就会来和她一起喝下午茶。可她不想牧师来和她喝茶。这里一切都那么干净，那么崭新，她想；他们正穿过村庄。一个个小花园明媚灿烂，开着红花和黄花。接着他们开始遇上了村民们，一个小队列。几个女人拿着包裹，婴儿车的盖被上有个东西在发着银光，一个老头把一个毛茸茸的椰子扣在胸前。她猜这里刚刚有一个义卖集会，现在人们正在回家。马车缓缓经过时，他们让到路旁，目不转睛地好奇地盯着坐在绿白伞[①]下的那位小姐。此时他们来到了一座白色大门前，轻快地跑过一条短短的林荫道，马鞭一挥，在两根细柱子前停下，门口的刮泥刷子就像毛刺耸立的刺猬，门厅的门大开着。

她在门厅里等了一会儿。从明晃晃的路上进来，眼前有些模糊不清。所有东西看起来都灰蒙蒙的，虚化而温和。地上的毯子都褪了色，装饰画也褪了色。就连壁炉上方戴着三角帽的海军上将，也带着一副褪了色的雅致的古怪表情。在希腊，总是令人感觉回到了两千年前。

① 与前文中提到的白伞略有出入，应为同一把伞。

在这里感觉总是在 18 世纪。她把伞放在长餐桌上瓷碗的旁边，瓷碗里放着干的玫瑰花瓣。她想，和英国的所有东西一样，过去似乎近在咫尺，熟悉又亲切。

门开了。“噢，埃莉诺！”她的弟妹喊着，穿着宽大的夏装跑进了门厅，“看到你真太好了！你晒黑了！快到这里凉快凉快！”

她带埃莉诺进了客厅。客厅的钢琴上散乱地摆着白色的婴儿服，玻璃瓶里粉色和绿色的水果闪着微光。

“我们太乱了，”西利亚说，陷进了沙发里，“圣奥斯特夫人刚刚才走，还有主教。”

她拿了一张纸扇着风。

“不过太成功了。我们在花园里搞了个集市。他们演出。”她拿着扇风的正是节目单。

“表演戏剧？”埃莉诺说。

“是的，莎士比亚的戏剧。”西利亚说，“是《仲夏夜之梦》，还是《皆大欢喜》？我忘了是哪个。是格林小姐组织的。真高兴天气很好。去年下着大雨。可我的脚太痛了！”落地窗开着，外面就是草坪。埃莉诺可

以看到人们正在拖着桌子。

“真是一件大事！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！”西利亚喘着气说，“圣奥斯特夫人和主教都来了，有打椰子游戏，还有猪；我觉得办得非常成功。他们都玩得很高兴。”

“是为教堂办的？”埃莉诺问。

“是的，要建新的尖塔。”西利亚说。

“真是件大工程！”埃莉诺又说。她看向外面的草坪。草地已经被晒得发黄，月桂树丛看起来也枯萎皱缩着。树丛旁放着桌子。莫里斯拖着一张桌子走过。

“西班牙好玩吗？”西利亚问，“看到好东西了吗？”

“哦当然！”埃莉诺喊道，“我看到了……”她停下了。她看到了许多好东西——建筑、山脉、平原上一座红色的城市。可她该怎么来形容呢？

“待会儿你一定要全都告诉我。”西利亚说，站起身来，“我们该准备了。不过，恐怕，”她说，费劲而略显痛苦地爬上宽阔的楼梯，“要请你当心一些，因为我们非常缺水，那口井……”她停下了。那口井，埃莉诺记得，

在炎热的夏天总是会枯竭。她们一起走过宽阔的过道，经过那个黄色的老地球仪，上方挂着那幅令人喜爱的 18 世纪肖像画，钦纳里家所有的小孩都穿着长衬裤或黄色棉布长裤，围着父亲和母亲站在花园里。西利亚手放在卧室门上停了停。鸽子咕咕的叫声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。

“这次安排你住蓝色房间。”她说。通常埃莉诺住的是粉色房间。她朝屋里扫了一眼。“希望不缺什么东西了——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，我确定什么都有了。”埃莉诺说。西利亚离开了。

女仆已经把她的行李都打开了。东西都摆在那儿了，在床上。埃莉诺脱下连衣裙，穿着白色的衬裙洗着脸，有条不紊又小心翼翼地，因为他们缺水。脸上被西班牙的阳光晒伤的地方，现在被英国的阳光晒得刺痛。她的脖颈就像被涂成了棕色，和胸膛被截然分开，她想着，在镜子前穿上了晚礼服。她快速把厚厚的头发扭成一个卷，头发里已经有了白发；她在脖子上戴了首饰，一个红色的水滴形吊坠，就像冷凝的树莓果酱，中间有一粒

金色种子；然后瞟了一眼这个四十五年来如此熟悉以至于视而不见的女人——埃莉诺·帕吉特。她正在变老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她的前额生出了横纹，以前肌肤坚实的地方长出了沟壑。

我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呢？她问着自己，再次把梳子梳过头发。眼睛？她看着自己的眼睛，眼睛笑意盈盈地回看着她。眼睛，是的，她想。曾经有人赞扬过她的眼睛。她使劲睁大眼睛，而不是挤在一起。两只眼睛周围都有几条白色的细纹，那是她眯起眼睛为避开雅典卫城、那不勒斯、格拉纳达和托莱多的刺眼阳光而形成的。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，她想，有人赞扬过我的眼睛。她装扮完毕。

她站了一会儿，看着晒得焦干的草坪。草几乎变黄了，榆树开始变成褐色，红白相间的奶牛[①]在凹陷的树篱外面那头啃吃着。可是英国令人失望，她想，它很小，很漂亮，她对她的祖国没有喜爱之情——什么都没有。接着她下

① 此为一种含有红色毛色基因的荷斯坦牛。其特征除毛色为红白花外，体型、生产性能均与黑白花奶牛相似。

了楼，她想尽量能单独见到莫里斯。

可他不是一个人。她走进去时，他站起身来，把她介绍给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微胖的白发老人。

“你们认识，对吧？”莫里斯说。

“埃莉诺——威廉·沃特尼爵士。”他开玩笑似的略微强调了一下“爵士”两个字，埃莉诺一时之间有些困惑。

“我们曾经认识。”威廉爵士说，走上前微笑地握着她的手。

她看着他。这是威廉·沃特尼——许多年前常来阿伯康排屋的老达宾？是的。自从他去了印度，她就再没见过他。

我们都像这样吗？她问自己，看着这个她曾经认识的男孩如今头发斑白、满脸皱纹，脸色发红又发黄——他差不多也秃顶了，又看到弟弟莫里斯。他看上去也秃顶了，精瘦，但毫无疑问他正当盛年，和她一样？或者他们也都突然变成了老古董，就像威廉爵士一样？这时她的侄子诺斯和侄女佩吉跟着他们的母亲一起进来了，于是他

们一齐进去用餐。老钦纳里太太在楼上用餐。

达宾是怎么变成了威廉·沃特尼爵士？她想着，看着他。他们吃的是刚才用湿答答的小包带回来的鱼。她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河里的一条船上。他们坐船去野餐，他们在河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吃的晚餐。是在梅登黑德，是吗？

他们谈起了义卖集会。克拉斯塔赢了那头猪，格莱斯太太赢了镀银的托盘。

“原来那就是我在婴儿车上看到的东西。”埃莉诺说，“我遇上了义卖集会的人回家。”她解释说。她描述了那队人的情形。然后他们谈论着义卖集会。

“你不妒忌我的大姑姐吗？”西利亚转向威廉爵士，说，“她刚从希腊旅游回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威廉爵士说，“希腊哪里？”

“我们去了雅典，然后去了奥林匹亚，去了特尔斐。”埃莉诺说，把通常的套路背诵了一遍。他们显然说的都是纯粹的客套话——她和达宾。

“我的小叔子，爱德华。”西利亚解释说，“喜欢

去这些令人愉快的地方旅行。”

“你记得爱德华吗？”莫里斯说，“你以前不是和他同级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比我低。”威廉爵士说，“但我当然听说过他。他——我想想看——他是——很了不得的人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他是他那个圈子里数一数二的。”莫里斯说。

他并不妒忌爱德华，埃莉诺想；不过他的语气里有某种含义，她明白他在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爱德华的做比较。

“他们都喜欢他。”她说。她笑了，她看到爱德华在为一队队热诚的女教师们讲课，讲的是关于卫城的课题。她们拿出笔记本，匆匆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。他非常宽容，非常善良，一直在悉心照顾她。

“你们见到了大使馆的什么人吗？”威廉爵士问她。接着他纠正了自己，“不是大使馆，对吧？”

“不是，在雅典不是大使馆。”莫里斯说。说到这话题转向了，大使馆和公使馆有什么区别？接着他们开